



九史略考
六

和装本
2.228
6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六之上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五代 按五代所得中原數州之地與諸僭竊無異今但以得國年代相接而已正統非有所屬也

梁

梁太祖皇帝初名温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子也

碭音蕩○碭山邑名屬宋州朱五經名誠蓋以五經教授而得名也 少無賴從黃巢為

盜降唐賜名全忠 少去聲○無賴猶言無藉也 初鎮汴攻併徐州

兗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取

少從黃巢為盜

河中晉絳用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荆襄橫行諸鎮

間劫遷唐都於洛遂篡唐更名晁更音庚○晉州屬山西即平陽郡襄

子邪汝從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

於汝奈何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為帝王行當族滅

矣昱音育○朱三溫行也四鎮謂護國宣武宣義太平也是時李克用王晉去

蜀王兩岐王淮南王茂負本姓宋名文通僖宗時以功賜姓名

揚行密為吳王王淮南行密卒子渥代

王建王蜀建許州舞陽人昭宗時鎮西川遂據有其

錢鏐王兩浙兩浙謂浙東浙西王朝據閩已卒弟審知代

之閩音民州名屬福建審知光馬殷據湖南殷許州

諸州○蜀王王建稱帝○晉王李克用卒初克用有

養子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而諧之存孝

懼禍而叛克用討獲囚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為之

請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檀亦

勇密為存孝謀恐事泄自殺為去聲下同阿音遏自是克用兵

勢寢弱唐末數為汴人所攻失數州數州之數去聲汴兵直

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汴兵再圍

晉陽以疫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去而止抵至也疫音役痢疾

也幾平聲也邑憂

克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年悒悒以至于卒

音

史斷曰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江東巢寇之平功為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不獲伸遂與賊梁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耻行墨敕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主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於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述其忠義功烈為唐末第一流蓋以此也

子存勗立時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

梁兵侵晉

踰年梁築夾寨守之

寨助邁反木柵又壘也

存勗與諸將謀曰

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遂帥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且乘大霧直抵夾寨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

圍

三垂岡在潞州黎城縣塹濠池也

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蓋夾寨距

淮南
徐温
弒立

王審
知為
閩守
劉王

光為
燕王

守光
稱帝

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秋也使存勗於是時執

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

存又豈所以為孝乎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

勝以走梁師然後霸基復安君子美之垂訓大矣

淮南張顥徐温弒其節度使楊渥温復攻顥殺之將

吏推揚隆演為節度使温自領昇州刺史渥行密之

之弟也昇州屬江東即建康○書法曰節度為下所

殺多矣未有書弒者此其書弒何唐亡也上無天子

節鎮專地為之屬者皆其臣矣書弒所以正君臣之

分也然則温能殺顥何以不書討温既與弒則賊殺

賊而已矣安得○梁以王審知為閩王○梁以劉守

光為燕王守光者盧龍節度使仁恭之子○梁夏州

亂殺節度使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彝昌本姓

自唐賜姓○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嚴知留後○

燕王劉守光稱帝書法曰守光篡父綱目削其爵矣

帝之為燕帝也雖書稱帝○晉師及鎮定之兵伐幽

州梁主救之大敗走還鎮州屬河北即常山郡定州

何尊盟主也其書伐何予晉也當是時唯晉大初鎮

州王鎔定州王處直推晉王為盟主梁攻鎮州襲取

諸郡晉王伐其兵於栢鄉大破之栢鄉縣名至是晉

帥二鎮伐燕梁主救之大敗走歸二州謂鎮先是梁

主已有疾及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

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遺孽謂克用已死也疾愈劇且加躁急劇竭也愛假子友文之妻將立友文為嗣遂為其子友珪所弒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日開平乾化初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史斷曰朱溫為黃巢賊黨力屈來降王鐸推贊過分既受同華節鎮不因立功朝廷又與宣武等重鎮寵過而驕志欲無厭遂移唐祚考其所為直巨盜耳篡國之後刑虐不悛戕害無辜不念聚麀之

耻釀成友珪之禍未及七年其子屠之如批上肉回視前日弒逼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可畏也夫

均王名友貞朱溫第三子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弒逆起

兵誅之而即位於汴更名瑱更音庚瑱○晉王入函

朔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誅之書法曰晉之伐為守光也書執守光可矣

○梁賜高李昌爵渤海王李昌峽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為荆

契丹稱帝改元書法於復見然生不書主書各契丹古東胡種

晉王 斬劉 守光

賜高 季昌 爵為 王

死不書卒書死綱目終外之不得與淵比也其不得與淵比何絕夷也

也其先國在橫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

種上聲○橫山縣名屬復州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一

人為主三年一代大賀氏其君名代更立也唐開元中有邵固者

紆象詔許襲王襲王謂承襲為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

子阿保機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

人謂之天皇王少去聲○耶律姓幹里名奚○劉巖

稱越帝於廣州國號越後改號漢更名襲○吳徐溫徙治昇州以

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知誥溫之○蜀主建

殂太子宗衍立○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溥音○唐

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承業故唐官者為晉王攝拾財賦召補兵馬攻

劉巖稱帝

蜀主宗衍立

存勗稱帝

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

遂即位改晉為唐奉唐祀○書法曰綱目於晉多予

辭此其書稱皇帝如梁何昔之也綱目予晉以其不

忘唐也主讎未滅而遽自立故惜之書曰國號唐

所以殊朱邪於李氏也不書則疑於漢昭烈矣○

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鄆州唐主救之梁師敗績彥

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書法

曰書入何所以志梁之無備禦也書遂滅何所以志唐之非素畫也然則唐之得梁非幸而梁之失國非不幸

先是晉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魏州屬河東

戰連年接應不之皆承業力承業意在復唐宗社聞晉

王將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

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愜愜成疾而卒○書法曰監軍

具官卒何承業賢也於是唐亡十六載矣曷為冠之以

乎唐者也○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吳蜀屢書勸晉王稱帝晉王謂先王有遺言當務復

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

遂即位改晉為唐奉唐祀○書法曰綱目於晉多予

辭此其書稱皇帝如梁何昔之也綱目予晉以其不

忘唐也主讎未滅而遽自立故惜之書曰國號唐

所以殊朱邪於李氏也不書則疑於漢昭烈矣○

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鄆州唐主救之梁師敗績彥

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書法

曰書入何所以志梁之無備禦也書遂滅何所以志唐之非素畫也然則唐之得梁非幸而梁之失國非不幸

先是晉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魏州屬河東

晉大舉伐梁

晉王入魏拔德州澶州

澶音蟬○德州屬山東即平原郡澶州屬河東即頭丘

梁劉鄩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鄩攻

魏州晉王又敗之梁又襲晉陽晉人擊鄩之鄩音尋晉

克衛磁洛相邢滄貝州掠濮鄆相去聲梁人決河以限

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晉將

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胡柳敗名晉築德

勝南北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使王瓚為晉所敗

梁河中降瓚在簡反為去聲鎮州將弒趙王王鎔晉王討平

之鎮州時謂張文禮也晉王即帝位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

以王彥章為招討使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

決謹之彥章果拔南城進拔諸寨至揚劉力攻不克

而退時號彥章為王鐵槍揚劉城名在鄆州至是彥章敗死唐以嗣源

為前鋒五日入大梁梁主猶疑諸兄弟乘危謀亂盡

殺之尋命其下殺已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

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凡一十七年而亡其下

謂皇甫麟

史斷曰均王誅友珪而嗣立以義討賊成功固宜

然梁之稔禍非一日天將廢之誰能興之况均王

膏梁之子才不逮人寵信趙踈張棄敬李賣官鬻

爵貨賂公行政事不脩威權日去唐兵一麾宗廟

遠滅是非李亞子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善耳夫朱三起自降賊遽擁旌旗小人負乘貪欲無厭圍迫天子害朝臣殺太后勦諸王殺二帝移唐鼎迹其罪戾盡南山之竹有不足書者自王莽以來一人而已而凶殘淫穢抑又甚焉再世而亡非不幸也宜也

唐

唐莊宗皇帝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立功

賜姓李賜姓事見唐懿宗紀父克用有勇略一日微眇號獨眼

龍為唐平黃巢立大功王于晉為去聲與朱氏為仇暮

年頗為所蹙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窮凶極

暴人怨神怒極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

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沮上聲喪

去聲謂沮抑喪氣也克用說臨終立為嗣謂其下曰此子志氣

遠大必能成吾事說音悅年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

梁解潞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吾

兒豚犬耳亞子存勗小名存勗東併幽州北卻契丹南與梁

夾河百戰郤退也既即帝位國號唐奉唐禮入汴滅梁

都大梁已而遷雒陽雒與同侍中郭崇韜有謀略佐唐

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

郭崇韜佐成業

高李
興為
南平
王

物他相受成而已

相去聲○受成謂承受見成也

胡氏曰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晉王以夷狄賜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

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為群雄所

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而遽登宸

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唐封高李興為南平王

李興者唐荆南節度使高季昌之改名也

○唐道

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蜀主東遊唐帥滅蜀

蜀主王衍降

蜀自王建僭號至是二世十六年而亡蜀所以著王衍沉湎驕慢為後世戒也先書滅後書降何蜀無抗者則已滅矣滅不擊其降矣

○閩

知祥
為西
川節
度使

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

使

知祥字保胤龍岡人

○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

伶人樂工也

書法曰從謙指揮使也不書而書伶人何所以著寵任伶優者之效也

唐主自克梁後

寢驕首以伶人為刺史唐主幼習音律或時自傳粉

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傳音付塗也嘗自呼曰

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

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主悅

批擊也呼去聲

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群臣憤疾莫有出氣亦

有反相附托納賂展轉以干恩澤蠹政害人恣為讒

慝搢紳公卿大臣也慝惡也唐主踈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

伶人
侮弄
搢紳

踈忌
宿將

蹂踐民田上下咨怨數音朔 魏博將成尾橋代歸

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名在雄

州唐遣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

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救

從馬直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

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

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從去聲 先是從馬直軍士王

卒喧嗣源詭辭得出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

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

自明見音 現嗣源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已叛嗣源

上章自理過不得通始疑懼相去聲 過止也 絕也石敬瑭曰安

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

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庶可自全恙灾 患也康義誠曰主

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眾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

敬瑭為前鋒李從珂為殿引兵入大梁殿顛去聲 軍後也○

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

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如往 也從馬直郭從謙帥兵

於汜水作亂唐主中流矢而殂汜音祀 中去聲稱帝僅三年

改元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斂收也 覆敷 救反蓋也嗣

源聞之慟哭乃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不許又三請

嗣源
梁太

監國乃許之進謂即繼岌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
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難去

胡氏曰莊宗初立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
國訓兵事各有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為所擒矣既
違承張業忠謀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
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
何也才器有限也若曰天數則裂虜汙血沐雨櫛
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遊畋幸婦女寵伶人信宦
官不三年而滅亡其心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
豈亦天邪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所自

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

明宗皇帝本胡人邈佶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
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
受命討鄴為叛卒所擁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
亶邈墨各反佶其吉反更音庚○蕃漢馬步總管官名言總管蕃漢馬步兵也契丹阿

保機死子德光立○閩王延亶弒其君延翰而立其

弟延鈞延亶審知之養子也延翰驕○吳王楊溥稱

帝○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吳立其○楚武穆王馬

殷卒子希聲嗣○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音瓘

○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弟希範嗣○閩王王

吳王
楊溥
稱帝

閩王
延鈞

貫

稱帝

知祥
為蜀王

延鈞稱帝更名璘○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

超嗣○唐以孟知祥為蜀王初知祥與東川節度使董璋連兵反攻陷州郡

至是知祥斬璋併東川○唐主亶殂初秦王從榮驕

狠自知時論不與常恐不得為嗣及唐主寢疾遽率

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兵潰走歸

府皇城使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殂從榮明宗長子唐主性

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歲每夕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

聖人為生民主

胡氏曰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果生聖人

唐主以丙戌即位宋祖以丁亥生焉用是觀之天
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無聲色外無遊

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蠹雖不知書所

行暗合於道年穀屢登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

康子宋王立是為閔帝藏去聲

史斷曰明宗初無黃屋之心遭時之亂邂逅得國

莅政之初斬孔謙而去苛法誅宦寺而委宰相命

諸道以均民田廢內藏庫以崇儉約誅賊吏以示

蠹民之戒褒孫岳以化清廉之風遠女色而減後

宮之負優民力而免逋負之租絕音樂之好而黜伶官薄口體之奉而省庖廚戒田獵之爲民害而縱鷹犬惡冗官之費而罷有名無益之吏戒橫斂斥私獻而抑牧守進奉有年之書兩見于策且目不知書而所行暗合古訓有如是者惜其以戲殺從璨而無父子之恩以誣殺安重誨而無君臣之義年幾七十諱言儲嗣卒致從榮稱兵驚亂宮闈父子祖孫一日而絕身肉未寒家國俱破雖曰輔相非人亦不學之所致也

○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爲治然不知其

蜀孟知祥稱帝

要寬柔少斷斷去聲○蜀王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從珂舉兵鳳翔長驅至洛陽唐主出奔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潞王立是爲廢帝應去聲

○

廢帝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爲離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隣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陝諸軍皆迎降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人鳩殺閔帝於衛州少去聲

孟昶立

側謂掃清君側之惡也○蜀主孟知祥殂子昶立昶丑兩反○唐夏

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閔李傲弑其主

石敬瑭自陰敬
全為之計

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倣伏誅繼鵬璘子也○唐以石

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初唐主與敬瑭素不

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

計唐主移鎮鄆州遂反求救於契丹契丹敗唐兵立

敬瑭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不三年

改元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實三姓一十四年而

亡朝音潮鄆州號為天平節度

史斷曰潞王以明宗養子僥倖奪人之國蓋至是

而國姓三變焉方其入洛許軍士以人賞百緡及

其至洛府庫枵然金帛不盈三萬顧乃掎剝聚斂

括民以給之民心愁嗟思亂者衆其始也戕民以

買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亦隨之宜其不能久有其

國而况奪敬瑭之節度殺敬瑭之子弟以自促其

亡哉

晉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婿也

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鬪事明宗皆有功丹相忌從珂

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

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虞防也公主在洛陽辭歸唐

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

割十
六州
與契
丹

懼尋命移鎮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桑維翰為敬
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為去聲劉
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
恐異日大為中國患敬瑭不聽路音表至契丹主大
喜將騎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之將騎皆去聲
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
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幽薊涿檀順新雲
蔚屬今北平瀛莫
屬河東武應朔屬山西媯儒寰未詳所屬契丹以晉主南下又破唐兵至
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引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迎唐
主自焚死晉主入都洛邑而還汴

吳徐
知誥
稱帝
唐國號

胡氏曰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
當尊奉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
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
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
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
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吳徐知誥稱帝國號唐奉吳王為讓皇

書法曰廢主
書廢恒辭也

此其書奉何恕知誥也號
為讓皇固不可以廢言也

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

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以知誥入廣陵輔
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輔吳政廣

契丹
改號

金陵城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

吳禪金陵即昇州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

唐尋復姓李更名昇是為南唐更音庚昇音弁○吳

四主三十○契丹改號遼其書法曰蠻夷改號不書此

元矣然是後有事仍○閩王曦弒其主昶而自立稱

藩于晉叔昶之○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

○閩王曦稱帝○漢主夔殂子玠立夔音儼夔之改

○晉主敬瑭殂在位七年改元天福齊王立是為出

帝史斷曰晉祖以唐朝禁鬻之親地尊勢重迫於猜

疑請兵契丹賂以土地而取人之國迹其以中國

之君而屈身夷狄玩好珍異旁午道途小不如意

譙責繼當時之朝野莫不痛心而晉祖事之殊無

赧色夫以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猶

且不為况附夷狄以伐中國又從而取之者乎綱

目書晉上尊號於契丹契丹加晉主尊號所以著

中國夷狄首足倒懸之極其惡契丹而賤敬瑭也

甚矣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睿拜

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

唐李璟立
閩王延政
稱帝

契丹
大舉
入寇

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難去聲長上聲○唐主昇殂子璟立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延政昶之弟也建州即建

寧府屬福建○漢晉王弘熙弒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弘熙

弟玠之○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閩人討

殺文進傳首建州殷改國號曰閩唐兵拔建州閩主

延政出降傳去聲閩自王審知僭號至是五世三十三年而亡○書法曰閩自審知書卒其後

延翰璘昶曦皆以弒終習俗然也五季諸國閩為甚焉○契丹大舉入寇遣兵

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初晉祖事遼甚謹至少主

即位景延廣主議告哀不復稱臣遼主大怒少去聲延

廣又囚其相圖使已而遣歸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

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隣稱

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語去聲○而汝

也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為延廣所沮為去聲於

是遼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

遼敗走遼再至相州引還晉主又自將追之遼旋兵

南下晉人擊之遼又敗走晉主既再勝意遼不足畏

至是遼大舉入大梁執晉主殺維翰囚延廣尋自殺

晉主在位五年改元開運晉自高祖至是再世一十

二年而亡

胡氏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

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括民錢帛

遼主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騎去聲步草穀言哨糧草也○遼主謂判三司劉昫曰

遼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十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刑人不聊生括至初無頒給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遼主曰我不

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昫司官名掌判決鹽

鐵度支戶部三司政事也晉劉知遠先一月稱帝於晉陽先聲

史斷曰少主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顧謂國勢無虞驕奢益甚四方貢獻皆歸內府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伶優多寡無筭委任馮玉倚勢弄權當旱蝗水潦國脉如綫之時方且今年遣使括民穀明年遣使括民財迨夫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且調鷹苑內排沮人言遂使橫尸蔽野宗廟丘墟迹其人謀豈不幸哉夫以晉之立國絕滅三綱屏棄五常報叔母為妻而夫婦亂矣尊夷狄為父而父子亂矣為中國主臣于契丹而君臣亂矣三綱既失中國已淪胥

爲夷不得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命百官行入
閣禮而風聲氣習之來侵已非一日矣此盖人道
之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
離其害焉此豈容以常理斷哉

漢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
瑋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
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
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
口遂拒命舉兵滅唐人洛陽知遠時爲侍衛馬軍都

漢祖知遠
事晉功多

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館遼兵於寺城中肅然肅然言不敢犯

也後晉祖以知遠鎮河東晉祖臨終遺命以知遠入

輔政晉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晉雖以知遠爲行

營都統知遠不行遼滅晉入大梁知遠稱帝於晉陽

遼去乃發太原入洛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曷曷音

○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兄子兀欲立殺胡林在真定

府樂城縣北○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吳越忠獻

王弘佐卒弟弘侗嗣紘軍使胡進思廢之而立其弟

弘俶宗俶音○漢王曷殂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

立是爲隱帝

耶律
元欲
立

史斷曰漢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還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蓋非幸禍而興適乘時而作故一聞稱帝而諸郡爭殺契丹使者奉表稱款中國之正氣藉是得以少延亦可謂幸矣然其素非掃除暴亂之才又無積功累仁之德偶爾得之已無憑籍而况始入洛陽遣使者殺李從益及入大梁制盜賊無問賊多少皆死所為如此其能久乎

○隱帝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為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密

院使侍中執政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

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朝廷詔命多不稟承音繕

善治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

撫使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

郭威為鄴都留守

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希萼希廣兄也○漢主

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

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書法

曰書官以殺殺無罪也一日而殺大臣三又將益之無道甚矣故斥書各威既書反不書弒何承祐詭信漢主自即位以書殺以為萬世戒此綱目之變例也

來邠總機政弘肇典宿衛章掌財賦威主征伐邠頗
公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捃拾遺利供饋不乏
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
子章曰若無毛錐子財賦何出取辦章輕文人嘗曰
此輩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毛錐子筆也筭筭也漢主左右
嬖幸寔用事親戚干政邠等每裁抑之漢王益壯厭
為大臣所制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
等在漢主積不平左右因譖之積不平言積累不平者非一事也至
是殺邠弘肇章遣密詔欲殺威於鄴將相勸威入朝
自訴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

郭威
代漢

漢主為亂兵所殺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使贊未至
聞遼入寇遣威將兵禦之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
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代漢

漢二主四年而亡

贊於倫反
劉崇子也

史斷曰隱帝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非已出自三
叛既平日益驕縱郭允明以諂媚而得幸王章以
聚斂而掌財一二年間太白晝見日月告凶大風
示變方且無故屠其大臣獸窮則搏自殞其身父
子相承四載而滅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

周

郭雀兒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雀兒也柴氏欲嫁之父母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威微時刺其項為雀兒故目曰郭雀兒也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遼在汴威勸漢祖舉兵遂成帝業孔目官掌六曹案牘隱帝時威專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禦遼軍士擁還汴時已迎贊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廢贊為湘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虢叔後國號周周虢叔後世次未詳蓋亦慕名者也○周主

威弒漢湘陰公贊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書法曰書

試何宜立也湘陰書弒則承祐書殺之意明矣劉崇稱帝以漢冠之子崇正也初崇聞隱帝

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贊則曰吾兒為帝吾復

何求至是贊廢死乃稱帝所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

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

等是何節度使邪是為北漢遣子承鈞代周不克遣

使乞師於遼遼策命北漢主更名旻沁七鳩反旻音民○契

丹燕王述軋弒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

代之北漢伐周遼主引兵會之至新州其子述軋弒之而自立諸部奉述律斬述軋立述律北漢

主復請兵以擊晉州○書法曰夷狄書殺恒也此其書弒何進之也於是兀欲約漢伐周引兵會之諸部

北漢 伐周 不克 契丹 弒立

南唐
遷馬
氏于
金陵

不欲以是遇弒則元欲
蓋庶乎知義者故進之 ○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

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唐遣邊鎬將兵擊之希崇

降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楚自馬殷稱王至是六
主凡四十四年而亡矣 ○

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

言遂取湖南周以言為武平節度使王逵襲破朗州

執劉言殺之逵還潭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朗州號武
平節度劉

言故楚將也潭州即秦長
沙郡朗州屬湖廣即武陵 ○周主威殂在位三年改

元廣順晉王立是為世宗睿武孝文皇帝

史斷曰周祖兩弒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四

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毀漢宮寶器立訴訟

法定稅牛皮法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又如曲

阜謁孔子祠拜其墓况有王峻以贊軍事范質以

守法度李穀以道上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

稱者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然

其既已文身而甘心從夷又偃然自處天位則是

黃屋之中居一黥人耳何以令天下眾庶乎觀其

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周祖之自處亦

是明矣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子也

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尹闢封封晉王

契丹擊周高平戰

周祖臨終命之聽政尋即位節鎮謂為鎮○北漢主

以契丹兵擊周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

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高平郡名屬山西即潭州初北漢王閏

周祖殂大喜請兵於遼遣楊衮將萬騎北漢主自

將三萬兵來周主欲自將禦之羣臣皆諫主曰崇幸

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

力之強破崇如山靡卵耳馮道力爭惟王溥勸行將騎

少爭皆去聲北漢主軍于高平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退卻

也周主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後軍未至眾心危懼

而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等先遁

右軍潰步軍千餘解甲降趣促同亟音棘急也主見軍勢危自

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

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勢驕可破

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

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一不當百北漢兵大

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當去聲

周主收愛能等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

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嘗與劉崇耳悉斬

之自是驕將悛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永德

北漢兵敗

諸軍
大簡

士卒
精強

盛稱匡胤智勇擢殿前都虞候都虞候官名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
 揮之名籍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養
 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
 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匡胤選
 其尤者為前殿諸班其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
 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簡選也尤謂最精強者
 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
 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
 務精不務多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
 復起不能易矣

北漢
劉鈞立
周伐
南唐

周遣行營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汾遼石沁忻
 及憲嵐州降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汾遼石沁忻皆屬山西○書法曰世宗用兵皆書伐此其書攻何漢辭直也
 立鈞性孝謹勤於為政○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
 蜀敗之取秦階成鳳州秦階成二州屬鞏昌府鳳州屬陝西○周主自
 將伐唐克楚州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
 罷兵引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楚州屬淮東今淮安府
 先是周伐唐唐遣兵拒於壽州而敗周主自將大
 敗唐兵於正陽壽州屬淮南正陽地名屬霍丘唐將皇甫煇姚鳳保
 清流關周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清流

關在滁州滁周師取楊泰光舒斬州唐兵拒周師復

泰州攻揚州斬音祈○楊泰斬舒州屬淮南光州屬河南周主命匡胤屯

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

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釵跡者

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六合邑名屬真州陽詐也

閱檢周主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

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州唐人

以城降周主還已而復將自攻濠泗皆降進攻楚州

遣兵取楊泰至是唐主遣使降周主還濠泗二州皆屬淮西

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遠迎周行逢入朗州行逢

討叔嗣斬之行逢遂併潭朗有之○南漢主晟殂子鋹立鋹音

○周主自將伐契丹取莫瀛易置雄霸州遂趨幽州

有疾乃還以尾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是行也

乃者何不得已之辭也非○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

點檢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征○周主榮殂

主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顯德主在藩韜晦及即位

自破高平之敵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

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

表應去聲又勤於政事發姦擿伏聰察如神擿音剔挑也伏隱也

間暇則召儒者讀史商榷大義榷音角性不好絲竹珍

玩之物好去聲嘗言朕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

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

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子梁王法書是為恭帝

曰世宗即位六年善政既多良法粗立內脩文事外

抗武功而其君人之度又有非後世所可及者豈不

謂之賢主哉故綱目書羅巡檢使臣書給漕運斗耗

書制與令錄法書禁度僧尼書立二稅起徵限皆良

法也書親錄囚徒書開壽州倉賑濟飢民書均定田

租書減所奏羨田書淮南飢皆善政也書撰通禮正

樂書定大樂書設科目皆文治也書簡閱諸軍書伐

蜀伐唐伐契丹皆武功也至於詔言得失褒贈劉仁

瞻却泉州貢命城金陵可謂有君人之

之度矣夫豈五季諸君之所及哉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

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

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祖

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陳橋驛在汴城外

史斷曰恭帝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

天之眷命然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

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昔聞諸先儒說五代之君

更十有二周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餘無足稱焉

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冥孤山窮谷之間歸

鼠鴟鴞狐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

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

諸君是也有以黥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

周禪于宋

以丐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親斃於刀鋸而不恤盜賊夷人之裔則養為己子使紹大紘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當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弒而忍為夷狄之主中國所當拒絕者則稱父稱臣而不耻首足倒懸冠履逆置自書契以來其禍敗之慘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時者也人生斯世何其不幸歟

宋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父弘殷為

赤光滿室

洛陽禁衛將校娶杜氏生匡胤於甲馬營甲馬營在洛陽赤光滿室

營中異香一月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

甲馬營在洛陽

及長容貌雄偉器貌豁如長上聲周世宗時掌軍政凡

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數音朔世宗一

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木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

為黥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易音亦至是恭帝

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頗有推戴之議

少去聲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

盪指曰此天命也復扶又反盪音蕩磨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

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

黑光相盪

秋毫無犯
宋國號

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且點檢醉卧不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擐音患○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時也擐貫也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點檢曰少帝太后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則重賞不然則族誅皆應曰諾遂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犯少應皆去聲○仁恭帝遂禪位以所領和門汴州城下

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奉恭帝為鄭王音禪

善即位之初陰察群情頗為微行或諫無輕出上曰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

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中外警服數音朔警音擢畏也

呂氏中曰五季之衰天人厭亂久矣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宋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日光相盪而後知自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陳橋之變而後見矧其號令之嚴秋毫無犯不惟救生民塗炭

之苦抑且革五季兵戈之禍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北漢

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潞州會北漢師伐宋宋遣

將軍石守信等擊敗之宋帝自將克潭州筠死之筠音筠

均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起兵廣陵伐宋宋遣將

軍石守信等擊之帝自將克廣陵重進死之重進周祖甥也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以宿衛將高

懷德等為諸鎮節度使等謂王審琦張令鍊張光翰趙彥徽上既誅李

重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

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

周李重進朱

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

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

紗制才宜授他職數音朔○季末也非紗制才上悟謂不能伏其下之作亂也

召石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

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屏音丙退

也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

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

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得乎麾音揮皆頓首

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

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

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
守大藩擇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
酒相歡我且與汝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
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白駒日影也皆拜謝曰陛下念
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故
有是命惟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生死肉骨謂如
使死者復生而普薊人遇上於滁州用為節度掌書
記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
智力取之而不足宋祖以盃酒宴笑收之而有餘

此正孟子所謂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
謂處置得宜以服其心者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
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唐主景殂子從嘉立於江寧更名煜更音庚○武平武

安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衡州刺史張文表作

亂襲據潭州保權請救于宋朗州號為武平節度潭州號為武安節度○

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高麗來貢○

乾德元年命慕容延釗李處耘等帥師會周保權討

張文表誅之處耘襲破江陵高繼冲降延釗遂襲破

朗州獲保權以歸荆南悉平處音杵○二年丞相范質

張文表亂作

魏仁浦王溥罷

溥音普

質等周朝舊相也自唐以來宰

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但入熟狀質等

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退批所

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至是質

等乞罷從之

志記也

○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相以天

下為已任上倚信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上數微行

幸功臣之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

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甚異亟出則上

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

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

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

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

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

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

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

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

數音朔亟音克重平聲裯一作茵褥

也太原北漢所都彈丸黑子言其小也姑且也

普嘗薦某人為某官上不許

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

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

力請上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

五星聚奎

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官普立宮
門不去上卒可之其剛毅果斷類如此斷去聲然相久
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於上及已者為言上曰若塵
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
言復扶又反○以王全斌劉光義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
都部署將兵擊蜀克夔利興州進次魏城蜀主孟昶
出降蜀自孟知祥僭號至是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所
未有年號以改今元及是得蜀鑑乃有乾德四年鑄
字怪之召問學士竇儀曰昔偽蜀王衍有此號上歎
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也鑑鏡也○五年五星聚奎奎經星直魯分

徐州白先是周顯德中竇儼揚徽之盧多遜同為諫

官儼善推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

二拾遺見之儼不預也至是果然推步推筭天運也二拾遺指徽之多

也

呂氏曰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

兆也當是時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濂

閩之學未行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

初矣猗歟盛哉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光睿嗣○開寶元年北漢

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其臣侯霸榮弒之而立其母弟

繼元霸榮伏誅初漢世祖女適薛氏一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

養之皆自劉姓先是上嘗因北漢謀者語鈞曰君家與周氏

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

鈞道謀者復命曰河中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

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

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是始用兵謀音牒私行硯敵者也語問皆去聲

○貶判大理寺雷德驤商州司戶驤音襄德驤以其官

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見上言之且言趙

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鑪尚有耳汝

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曳

出黜之市買也柱斧大斧也○遣李繼勳帥師擊北漢○二年

契丹殺其主述律而立其子賢賢述律伯父元欲之子述律子之○

帝自將會李繼勳圍太原不下詔班師○三年以潘

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伐南漢○四年潘美克廣

州獲南漢主劉鋹以歸封鋹為恩赦侯南漢自劉隱帝至是五

主五十三○六年鄭王郭宗訓卒初宗訓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

文悅長者俾為房州守至是宗訓卒上發○交州丁

璉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安南國名在交

趾○趙普罷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

瓚李美李檝以賊論死檝集接二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

南漢

趙普
罷相

曹彬
南江

木普遣人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私第吏因竊貨

大木竊私也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

營邸店舍以窺利易換雷德驥之子訐之上始疑普

訐音結攻發陰私也先是雖置參知政事以副普不宣制不押

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二參政升政事堂

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未幾普遂罷為河陽三

城節度使薛居正呂餘慶等其後相繼為相宣制奉命

也知印主管印信也三城未詳其地○七年以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

部署帥師伐唐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主李煜入朝

不至乃命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掠生民務

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劍授彬曰副將而

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

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樊若

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

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荆南造大艦為

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度音鐸梁橋也○八年

曹彬等圍金陵克之唐主李煜降彬之圍金陵也煜

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

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還

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日不須

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汗音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

愈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

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

藥能愈諸公若共為信誓斫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疾

愈矣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翼日城陷煜出降翼日

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

有橫罹鋒鏑者可哀也橫去聲罹音離遭也彬還舟中惟圖籍

衣衾閣門通其榜子曰奉勅江南幹事回其不伐如

此大鴻臚寺曰閣門一伐誇功也○南唐自○九年封

吳越

來朝

帝如

西京

李煜為違命侯錄用其名臣○吳越王錢俶來朝音

辭歸上賜以黃袱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

之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俶感懼伏音○帝如西京謁

安陵遂祀南郊而還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

帝有疾太弟晉王入侍帝遂崩初上不豫宋后遣官

者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后見王愕然

曰官家吾母子之命托在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

也宋后太祖妻也德芳太祖次子也五帝官天下三

王入官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燭影

下王有離席之狀既而上引挂斧截地大聲曰好為

論及
民事

之遂崩

戮教角反投也

上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隆乾

德開寶壽五十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

眾心泊入京師市不易肆

泊音忌及也市不易肆言不驚擾也

嘗一日

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天

子容易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

樂音洛易音異

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

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

之為斷皆去聲菽豆也

不分菽麥言愚之甚也開寶初脩京城及大內營

繕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

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繕音善補

也平蜀後嘗擇其兵百餘為川班殿直郊禮行賞以

御馬直扈從特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上怒

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

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遂廢其直

從去聲○陳氏曰以蜀士卒精者直殿故

曰川班殿直也援引也言引御馬直之例陳乞增給也內臣有逮事後唐者上

問莊宗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上

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

約束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

惟有釵耳

撫猶拍也髀音彼股骨也

五代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

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

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

不作橫難皆專務愛養民力罷卻貢獻禁進羨餘羨音

硯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緣簾常衣之衣去晚節

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邪好去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

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如平南漢

可嘗幸武成王廟觀從祀有白起指曰起殺已降不

武命去之武成王謂太公望也初入京時周將韓通

死節追贈優厚王彥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投節鉞鉞音

也越斧受禪之際倉猝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穀出諸

定銓

懷中上薄之歲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草

制依樣畫葫蘆耳何勞之有薄之謂薄其不忠也葫蘆

內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

多久任不遷稱去定銓選法銓音全嚴舉主連坐法

謬舉者嚴賊吏法有寘極刑者寘置懲五代藩鎮苛

征重斂之弊寬商征寬麴鹽酒禁倉吏多入民租者

或棄市商征商賈五代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

上懲之故入者必抵罪抵當也言文入罪定大辟

詳覆法辟音僻定折杖法如下大杖一百折頒新刑

所實義等定差役法差音作板籍戶帖戶鈔戶鈔如今

頒新

定銓

長吏有度民田不實者或杖流之長上聲 度音鐸諸州旱蝗

賑饑蠲租惟恐不及蠲音涓 免也舉德行孝弟親策制科

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

萃行去聲 ○拔擢也言拔擢數幸國子監詔天下求

遺書數音朔初用和峴所定雅樂峴音顯初行劉温叟所

上開寶通禮二百卷改鄆貢開元禮命宰執日記時

政送史館撰日曆撰日曆謂記制度典章彬彬有條

理班彬猶太第立是為太宗皇帝

臨江梁氏寅曰宋有天下蓋因五代之亂風諸將

推戴以圖富貴然五代之君得之易失之易而乃

三百餘年之久者固天所命之亦由宋祖知識之

明而法制之善也夫黜檢作天子木書見其兆當

出師之時而日光相盪受命之始而五星聚奎故

曰天所命之也諸將石守信等以黃袍加帝之身

豈誠為趙氏之純臣哉其意以為威權在已則他

日亦若是也而宋祖用趙普之計釋諸將之兵權

由是人無異志故曰知識之明也五代多以武人

為牧守易於生亂太祖則以儒臣為之又置通判

以分其權而尤嚴賊吏之法寬苛虐之政故曰法

制之善也由是文武效用財力富强凡僭偽之國

○
戰士
標掠

盡削平之其致治亦云美矣然父有天下傳之子

古之道也而杜太后欲兄弟相傳趙普又成其私

致太祖不得正其終二子一弟皆不得其死惜哉

太宗皇帝初名匡又音義太祖長弟也長上聲太祖入京

城匡又首請號令諸將戰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掠

太祖受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戰側

入反約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

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

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

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

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其

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為誓書普署紙尾曰

臣普記藏之金匱長上聲呼去聲柴氏謂周世宗

按父有天下傳之於子正也非有大不可舍子而

傳他人未有不生亂者也杜后但知幼主之生亂

而不知舍正立不正亂亦不免矣太祖俛從母后

之命卒至禍及子弟身亦不保哀哉趙普於此不

能據經切諫阿諛從之蓋不學無術未知大臣之

義者也

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灸以分

龍行
虎步

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太
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多音太祖幸洛有布衣
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某策
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便出既還語晉王曰
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
宰相蓋傳位之定久矣十策謂下并汾富民封建崇
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
姦恤至是即位更名昺以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
王德昭封武功郡王更音庚
貝音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
以漳泉二州來歸詔以為武寧節度使漳泉二州
並屬福建○
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詔以為淮海王吳越自
錢鏐據

潘美
伐北
漢

兩浙至是七世
七十四年而亡○隴西郡公李煜卒贈太師追
封吳王○以
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師伐北漢北漢求救於契
丹契丹遣將救之大敗而還帝自將圍太原克之北
漢主劉繼元降以為彭城郡公北漢自劉崇稱帝至
是四世二十七年而
亡
○帝發太原遂伐契丹取易涿州進攻幽州敗績
而還殺武功郡王德昭初德昭從上征太原軍中嘗
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是以
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
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後二年岐王德
芳平自太祖二子相繼死齊王廷美不自安他日上

李繼捧來朝

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太祖已讓陛下豈容再讓
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
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南遷房州尋殺之普恐符
漏言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卒涪音浮○春州屬廣東今南恩州
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賜號希夷先生尋放還山○
西夏李繼捧來朝賜姓名趙保忠以為定難節度使
難去聲先是李光叡卒子繼筠嗣又卒繼捧嗣至是來
朝獻四州地四州夏銀綏宥其弟繼遷叛去數寇邊上命保
忠管夏銀綏宥靜五州使圖繼遷繼遷降賜名趙保
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

以桓為郡交趾王

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檻
送保忠於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
監上聲復扶又反○夏銀宥靜四州屬甘肅綏州屬陝西○契丹主賢死子隆緒
立隆者年十一蕭氏專其國政○遣曹彬等分道伐契丹敗績於
岐溝徵彬還京師岐溝關名在涿州西南自是遼連年入寇後
女真以遼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真遂臣於
遼女真東夷國名○鄧王錢俶卒追封秦國王諡忠懿○彭城郡公劉
繼元卒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交州丁璉卒大校黎桓囚其
宗族而專其國遣使奉貢詔以桓為交趾郡王大校
也校○帝崩上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日太平興國

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

太平興國四年號

薛居正

沈倫趙普宋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為

相昉音普凡再入再罷尋卒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

太祖嘗勸之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

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

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

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闔音合

石氏曰論語之書固足以定天下致太平矣然觀

普之所為未必盡出於此矣所謂云云蓋謬言以

欺人耳

愚按普性剛毅果斷盡忠國家固可謂社稷之臣矣

然觀其以私怨論殺馮瓚李美李楫以阿私致秦

王及德芳等不得其死以賊貪受吳越金竊貨秦

隴大木私易尚食蔬園若此者不幾於亂世之姦

雄者乎特以太祖之明睿太宗之英斷有以成其

美耳使遇漢獻之世其不為曹操所為者幾希矣

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嘗置冊子夾

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

推遵讓也疏去聲選記也

初太

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

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盡賜及第特與通判

蒙正
選用
人才

卒至大用屬音呂端為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上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糊塗如字或音鶻突上自即位以來

以小人為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多遜為相七年以罪流崖州太

子立是為真宗皇帝太宗第三子也

陳氏經曰太宗沉謀英斷儉勤納諫閱農慎刑好

學重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遇災知懼過舉

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若夫太祖之

不得正其終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

其喪後世不能無譏焉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之六上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六之下

前進士廬陵曾先之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宋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太宗嘗遣相者請襄王

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至是即

位更名恒廝音廝廝音賤○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帝

自將征之至大名府而還大名府屬河東即魏州○三年益州

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州討平之○范廷

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廷

契丹入寇

契丹大舉入寇定親

召潛遁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亟音克為去聲○

李繼遷以先朝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攻陷靈州句

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乞會王師討之繼遷攻陷西

涼府潘羅支要而擊之繼遷中流矢而死其子德明

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為西平王長上聲要邀同中去聲○西涼府屬甘肅

即涼州○揚嗣揚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憚之曰

揚六郎目稱也○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

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

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問誰畫此策上

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

征之議

以鑿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斷去聲○鑿血

鼓而祭也上駐蹕韋城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

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契丹將撻覽中弩死大挫

退却不敢動中去聲○車駕停止曰駐蹕韋城縣名屬開府控推折也寇準力勸

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進

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呵之瓊怒曰

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邪遂擁上

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

聞數十里契丹氣奪猶豫謂疑不決也先是王繼忠者陷虜

嘗言和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

契丹
請和

南朝
為兄
北朝
為弟

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皆來請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我復生心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關南故地謂尾橋關蓋津關之南瀛莫易等州地也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敕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語去聲準初

王且
同平
章事

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勅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王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脩齋誦經而已河北魏博節度曰天雄軍上還自澶淵待準甚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耻也上愀然欽若每日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上待準寢薄尋罷相澶淵即澶州博者錢盡而悉其所以決勝負曰孤注以王且同平章事且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謂祐還與主

趙明德
表上乞

王欽
若請
封禪

薄官職枯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枯曰枯不做兒子
二郎必做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
是且果為相二郎且行也以三槐三公之象深沈有德望能斷
大事上心深屬之斷去聲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
糧羣臣皆請責之且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儲糧不
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眾來取德明再拜受
詔曰朝廷有人也儲積上既入欽若之言數問欽若何
以刷耻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薊乃可上令思
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
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書果有此邪聖

九天
司命
天尊

人以神道設教耳數音朔下同○刷猶拂除也神道設
教易繫辭之辭欽若妄設為說非繫
辭之本也於是自太中祥符以來數有天書降為偽詐
旨也天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汾陰者汾水之又有
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
講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昭應宮且不能止其事
觀應皆去聲○上在位二十五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
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為相沆下黨
餉惟且居位十一年當沆為相時且甫參政沆喜讀
論語嘗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甫始也時
謂農隙之

也時 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謂細事不足煩上

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民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

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

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太中祥符封禪祠祀

土木並興且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少去聲○文靖沆謚也

每有大禮且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欲

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殮議者

謂且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樂音洛○且削

髮披緇如僧禮蓋自貶也馮道歷相五代之君蓋阿諛以取容者也張詠嘗言吾榜中

得人最多謹重有德量無如李文靖深沆才德鎮服

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

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爭去聲○鎮撫一方曰方面當日之世王欽

若已相欽若罷寇准再入相參政丁謂事准甚謹嘗

會食羹汚准鬚謂起拂之准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

官長拂鬚邪謂甚愧恨為去聲長上聲准罷李迪丁謂為相

准遠貶迪罷謂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准罷貶皆

謂白中宮行之上不知矣迪音狄○昏眩昏迷眩亂也尋崩年五

十五改元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太中祥符曰天禧乾

興太中祥符四字年號太子立是為仁宗皇帝真宗第六子也

新安胡氏曰真宗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景德以

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昏主矣

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能為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二賢然皆不數月而罷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之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可不慎哉

○仁宗皇帝名禎世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自昇

劉太后
同政

王為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丁謂用

事竄寇準為雷州司戶雷州屬海南參政王曾密奏謂包

藏禍心真宗山陵擅移皇堂於絕地遂罷謂貶至崖

州司戶帝王之葬因山為陵故曰山陵皇堂墳穴也絕地絕氣之地也按丁謂使人改穿上穴有

石石畫水出謂初命學士宋綬草準責詞令用春秋

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及謂竄綬乃用其語人快之

春秋傳云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言將有反意所謂誅意去也不道如大逆不道誣上不法之類方逐

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要得天下

好莫如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釘指王曾為

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

李德政封郡王

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喫著不盡曾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真宗末正色立朝朝廷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解音○發解鄉試禮部會試廷試殿試也○交趾黎桓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至忠大中祥符間至忠卒子幼弟爭立大校李公蘊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交趾郡王○契丹主隆緒死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

太后崩上始親收

廢郭后

以上為已子而上母李氏默默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上始親政革音棘危急也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李迪相而士遜為首相無所建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言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爭寵之際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范仲淹爭不得而出爭不得之聲仲淹還朝為待制知開封府言事愈急數譏時政夷簡訴其

四賢
一不肖詩

趙元昊
號大夏
皇帝

越職罷知饒州

數音朔○饒州府名屬江西

館閣余靖尹洙爭之

皆坐貶歐陽脩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

羞耻事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

賢指仲淹洙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

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

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趙元昊據有夏銀綏

宥靈塩會勝甘涼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

為固僭號大夏皇帝

夏銀宥靈塩勝甘涼瓜沙肅州興州屬甘肅綏州屬陝西

會州屬鞏昌

入寇西邊驩然范雍經略西夏聞元昊將攻

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死中官黃德和誣奏平

降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援

姦臣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和誣人冀免坐腰斬雍

遂罷

將如字○延州屬陝西即延安郡環慶二州名屬鞏昌姦臣指范雍按元昊寇延州時德和引

兵先走故誣人以自免

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

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邪於是士遜致仕

琦音呂

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邊帥仲淹嘗兼知延州

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冑中自有數

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小范指仲淹大范指雍

邊人為

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

四賊聞之驚破膽元昊之不得大逞蓋藉琦仲淹之

契丹
求取
關南
地

增諫
官負

石介
慶曆
聖德
詩

歐陽
修朋
黨論

宜力居多藉慈夜反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撓遣泛

使求石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

伴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

弼以弼報使弼至往返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遣

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

回奏面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絹各十萬定和

議而還使論難皆去聲數音朔易音亦○泛使泛海

丹之使也夷簡求罷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負命王

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

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

更音庚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

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大姦指竦也易曰拔茅連茹言善類相引並進也距

之害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股謂琦

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為去聲壞音怪竦因與其黨造

論目衍等為黨人也目稱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

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

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踈互相賊害君

子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

一此君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

范淹奏事
仲列十

杜衍
務裁

抑僥
倖

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治去聲仲淹遷參政富弼為樞

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

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事一日

明黜陟二日抑僥倖三日精貢舉四日擇官長五日

均公田六日厚農桑七日脩武備八日減徭役九日

覃恩信十日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

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為不可長上聲復音伏府兵見唐高祖紀時章

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

弼宣撫河北竦黨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脩

亦出使河北使去聲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抑

僥倖每內降卒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降得

謂宮中所降詔旨也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行封還內降邪朕

在宮中每以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語去聲

會衍婚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鸞故紙公錢祠神會客

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為因攻其事置獄

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鸞賣也言進奏院祠

神舜欽用鸞故紙衍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

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

平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朝音○貝州卒王

則反文彥博宣撫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為平章事○

夏國
王諒
祚立

張堯
佐一堯
四日除
使除

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反覆數歲竟納款
復稱臣策命為夏國王名曩霄歲賜銀絹茶絲二十
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諒祚立復扶又反○歟

附之誠○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祥代

之尋同平章事未幾罷○張貴妃伯父堯佐一日除

四使監察御史裏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

向守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遠

貶介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事四使謂宜徽節度景

裏行諫官名燈籠錦亦名間金奇錦○廣源州儂智高寇廣州連歲陷

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

為樞密使儂音農○龐籍罷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

罷劉沆代之執中罷文彥博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

失相慶得入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上嘗

問王素孰可為相素曰惟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

充其選上憮然曰如此則富弼耳夢卜謂高宗夢

尚也○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交趾李德政卒

子曰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罷

○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

則不復辭矣復扶又反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鈎餌

已悟而食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遂非惡之安石有重

契丹
主死
洪基
立

蘇洵
著
辯

姦論

司馬
光進
三劄
五規

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辨姦論亦以為不近人

情必大姦慝

惡去聲洵音旬○餌啗魚食也既盡也情實也遂非循言文過也

○司

馬光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軍又進五

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

揀音簡選擇也○

策制科人得蘇軾蘇轍

軾字子瞻轍字由老泉子也

○曹公亮平

章事○上在位四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垂

簾之政也景祐以來政由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

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承平

無事

更音庚○垂簾謂太后稱制也西鄙指西夏

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

心自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

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英

宗皇帝

遺制者升遐之詔也號平聲

呂氏曰仁宗在位日久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

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

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而以至誠待夷狄

好學崇儒扶植斯道此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終

必賴之者誠確論也白壁微瑕其廢郭后之一事

乎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

議崇
奉濮
王典
禮

孫也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四而後
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
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
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
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間去聲復音伏琦一日出空
頭勅脩已簽趙槩未簽脩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琦
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斬
州安置蓋交鬪兩宮之人也空音控斬音祈○空頭
勅謂未書姓名之勅書也
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

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交論以為不可鎮罷翰林諱
純仁大防解言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執政謂歐
陽脩韓琦

愚按曹魏制後嗣有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
私親子朱子綱目特筆書之深予之也蓋先王制
禮尊無二上故漢宣繼孝昭光武繼孝平皆不追
尊其所生父母為是故也况英宗自幼育於仁宗
宮中立為皇子又非漢宣光武之比其不可尊崇
濮王明矣

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治平年三十

契丹
改號

大遼

八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

史斷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臨政必問
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出人意料優禮大臣
愛民好儒足為良主第以享年不永不克大有所
為惜哉

○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
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頊自頊王
為太子尋即位后所曹太○自有濮議以來言者攻
歐陽脩不已遂罷韓琦亦罷濮議崇奉濮○王安石
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堯舜○富

王安
石議

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
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入對
學士侍講司馬光亦將請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
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
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
見喜人佞已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
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言大姦似忠
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
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喻誨誨論之不已遂罷
誨愕音岳驚遽失色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

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
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
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
桑弘羊事見漢武帝紀 劉晏事見唐德宗紀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
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
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 散上聲 樂音洛 治去聲 更音庚 治平英宗年
號天津橋在洛陽杜鵑鳥名亦名杜宇亦名子規亦名催歸地位北屬水南屬火地氣自北而南皆水克

火其理順所以治也自南而北安石欲行青苗法以
為周官國服為息法也 當禾苗青時以錢貸民令出
利息三分故曰青苗法也國

服者各以所服國貢物為息蘇轍曰以錢貸民吏緣
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之類

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

不免違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 貸借也 箠音追 策也 勝音升

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廢背卒 爭去聲時人有生

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介死富弼

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

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旱夔稷契何

書可讀安石亦不能對 契音雪 ○遣使察農田水利 ○

罷義倉○行均輸法命發運使領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

京倉庫所當辦者○臺諫劉琦錢顛以議新法貶○便宜蓄買以待之

諫院范純仁檢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檢詳文字○

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制物貨低昂使常得其平○富弼罷陳升之

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為異同○行預買

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趙抃罷抃日所為事

夜必焚香告於天○親試舉人初用策葉祖洽以附

會新法擢為第一○右正言孫覺御史裏行程顛以

議新法罷○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戩以議新法罷音散

○李定為裏行句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

繳定詞頭罷詞頭詔命也李定為秀州判官阿附安石遂以為御史裏行敏求等以定驟自

幕賓而升執政非故○謝景温為御史知雜知主也

事之雜○直史館蘇軾以嘗上萬言書及擬對廷試

策議新法忤安石為景温所劾去為去○鄧綰上書

言陛下得伊呂之佐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

安石書及頌置中書檢正以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

曰笑罵從佗笑罵好官我須為之免役法謂凡當役

名免役錢其坊郭人戶及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差役

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縣應用雇直多

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曾公

亮罷○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

立保甲法

更科舉法

罷○范鎮以數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仲罷乞致仕數音朔下同○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

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為保五家為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

丁聽自置弓習武藝○會布為中書檢正○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庚音○司馬光先

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數言新法之害上喻安石

日聞三不足之說否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

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為也恤憂患也光屢

請外得永興移許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

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至是得請後四任提舉嵩山崇福宮光初出知永興一路青苗助役

得免後移知許州辭不赴屢請判西京上許○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擅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

乞致仕○富弼先判亳州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音格

各止也言弼坐下沮○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止青苗法之罪也

罷○罷差役行募役法令人戶等第輸免役錢募人充役○立太學

三舍法初入學為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行市易法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支官錢收貨在內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許至業務

行募役法
立大舍學三法

行市易法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支官錢收貨在內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許至業務

立田均方
稅法
王詔
上平
戎策

投賣如願折換
官物者亦聽
○行保馬法
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

市者選
給之
○立方田均稅法
東南西北各千步當四十六畝

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
置熙河路以王

韶為經略安撫等使
熙河路屬鞏昌即臨飛府
先是上韶平戎策

謂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

隴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

夏人右臂
唃音角廝音斯囉音羅○陳氏曰湟水出蘭鄯二州名並屬鞏昌

安石以為奇謀始開熙河之

役韶克河洮岷疊宕等州又據青唐咽喉之地邊陲

益兵役兵死亡甚多
若音蕩○陳氏曰河洮即熙河路岷疊二州屬鞏昌宕州屬順

章惇
察訪
湖北

元青唐即鄯州封上表界日
○中書檢正章惇察訪

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

地接施黔牂柯命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徭令

作省戶皆歡迎其實殺戮浮屍蔽江
徭音遙○陳氏曰辰州屬湖廣

○置詩書周

置詩書周
禮三
經義
局

禮三經義局安石為提舉呂惠卿及安石子雱等為

檢討
雱音
○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

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上門鄭俠畫

為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

上而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

流民
入京
城

言求直

法手實

馬行法

命如韓
河東地
割

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安上門逐口所見百不及
 一亦可流涕况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
 皆咎新法上疑欲罷之安上門汴州城門安石不悅求去出
 知江寧府安石薦韓絳代已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
 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江寧府屬江東即金陵惠
 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乃行手實
 法手實法者令一人戶自具丁口田宅之實如有隱落許以其三分之一付告獲者充賞於是民益困矣
 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
 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
 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

再入閣命不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
 卿相繼罷又數之數音朔○行戶馬法○司徒兼侍
 中判相州魏公韓琦卒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
 間為首相政事問集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大
 事則自決之矣斷治皆去聲○集賢謂次相曾公亮東廳謂參政趙槩西廳謂參政歐陽脩
 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
 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八年而終諡忠獻御製碑
 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琦本相州人而判相州故曰鄉郡兩朝仁宗英宗也
 宗也言承二帝遺命而有下策立天子之元勳者甲也○命韓縝如河東割地縝音軫
 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增脩戍壘起舖舍侵

入彼國蔚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蓋遼人見
朝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柳創保甲築河北城
池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置河北三十七將疑有復
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應安石斷之
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使應斷皆去聲○西
山在鞏昌襄武縣○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子雱死求去尤
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
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上有富強之志思
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
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

多喪敗而國未嘗強管謂管仲商謂商鞅西鄙自治平末种諤

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大入寇復音伏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怨西

蕃致鬼章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構結也鬼章西

蕃大酋也所用沉起劉彝又生釁南方交趾李日尊卒子

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集土丁為保甲於海濱集

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大舉入寇

圍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出

兵相救安石怒遣趙鼎等討之官軍死者什六兵禍

訖安石之去而未已高音雪○土丁本土人丁也交人交趾人也欽廉二州名屬海

蘇軾為副使

南吳充玉珪繼安石為相充先在政府數言政事非

便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數音○

元豐元年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黃州

屬淮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

亶亦言軾儀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

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發錢謂散青苗錢也

也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

舜終無術律謂法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

教斥鹵變桑田教平聲鹵音魯謹塩禁則曰豈是聞

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塩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

譏謗為主鮮去聲○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

推治璪音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檜詩根到九泉

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

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

事蟄直上本無意罪軾吳充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

成而有是命是命謂團練弟軾亦坐救軾而貶坐軾

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

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為去○

吳充罷踰月而卒○元豐三年大正官名五年官制

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

大正官名

事爲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爲之置尚書左右丞
蒲宗孟王安禮爲之以三省鈔領百職中書取旨門
下覆奏尚書施行射音夜○三省中書門下尚書也珪爲相人謂之
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
書之則曰奉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
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
李憲等分道伐西夏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
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
大舉攻城陷之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
聞奏慟哭樂音洛○永樂新城在銀州東南二十五里○司徒開府儀同

三司致化韓公富弼卒弼上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
日進興利之臣爲國斂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
念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使每至必問其出
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爲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
廷至是薨爲使皆去聲處音杵○西事西夏之事也弼益也十二年曰紀○宰執同
對上有無人才之嘆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
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宗孟乃不取司馬光
邪宗孟尋罷爲去聲壞音怪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
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官制將行上
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

司馬光資治通鑑成

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

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國是國家

公論也建立也儲太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

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生不御遊畷不治宮室惟

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夫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

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夫音扶

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

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赤子無罪而死

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

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哲宗皇帝屈強去聲梗戾

貌失律謂沉起劉彞激敗交人也樂音洛永樂之敗事見上文

史斷曰神宗崇尚節儉厲精圖治將大有為奈何

惑於王安石之偏見曲學紛紛制作變亂祖宗成

憲用兵西北卒無成功由其志大而才小故也

○哲宗皇帝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

大漸謂病大進於危殆也先是蔡確遣刑恕邀高公繪欲使白高

太后言延安冲幼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

吾家亟去恕包藏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

延安而立子顥賴已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

於士大夫間矣亟音克○公繪高太后姪也太后哲宗祖母也岐嘉皆哲宗兄也亟急也

太皇太后同聽政首罷京東戶馬

兒童走卒皆知馬君實

至是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熙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每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京東戶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臣不預當去聲猶其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也○玉珪卒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外遐赴闕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

周敦頤以名節自礪

曰公母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為執政臨去聲○召監汝州酒稅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行而卒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敦頤受學惇頤字茂叔博學力行開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牕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世顥頤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為己任思去聲樂音洛○仲尼顏子所樂即論語所謂樂亦在其顥嘗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

論語所謂樂亦在其

中不改其樂之樂

物於人必有所濟周禮九命一命受職今神宗嘗使
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願為首外親
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至是方召用遽卒士大夫
莫不哀傷之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
弟願為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
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
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
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

人而已願嘗語人欲知吾道者觀此序可矣

治語皆去聲復

扶又反○叔善也貿貿昏昧貌明張載字子厚初無
道先生去孟子之世九千四百年

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講焉有東銘
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渠先生

橫渠初年

邵雍
精於
物數

泛濫孫吳佛老故

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

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
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願嘗在考試院以其數
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
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
長茲雄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

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之

共音恭長

上聲中去聲○共城縣名屬衛州加一倍法如宋自

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然儒者義理之

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敦願載皆歿于神宗之世

至是顛又歿惟願在學者宗之為伊川先生倡音唱導引先

也

新安胡氏曰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通書

傳于世而授諸其徒二程夫子道學之盛益大以

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緒下有以開來學

於億萬斯年康節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包

羲氏之心教天下知來藏往之學而張子之正蒙

司馬公之通鑒又為理學之淵藪史文之泰山皆

卓卓乎其不可及者猗歟盛哉

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往來傳送

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覲極言惇確及韓縝張

璪朋邪劉摯朱光庭蘇軾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言官

諫官○以司馬光為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

邸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二十

光行也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甚者

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司馬光為左僕射

王安石卒

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拯音整救也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先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父子之議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子改之也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夷然猶言坦然○章惇韓縝罷○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福建子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章惇終始不叛

安石常曰新法之行終始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終始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惠卿福建人故曰福建子也○呂公著石僕射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竄貶呂惠卿鄧綰等射音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光起居而遼人教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人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

蘇軾
程頤
成隙

對人言者耳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使去聲入謂入

於誠也

○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諢而頤以禮法

自持軾每嘲侮之

諧諢詆諆也

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

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

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狂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願

怒二人遂成隙

叔孫通西漢人軾戲言通當枉死於市以譏頤也

願門人朱

光庭買易為言官力攻軾

易音異

傳堯俞王巖叟呂陶

等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

論去聲

是時元

豐大臣退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

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頤為領袖

光庭易為羽翼川黨以軾為領袖陶等為羽翼朔黨

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眾未幾頤

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人皆不久而出散

聲問去聲○散地閑散之地也洛謂河南川謂蜀朔謂河北以衣之領袖喻黨之首以鳥之羽翼喻黨之

從也○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

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尋薨○知漢陽軍具

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嘗登車蓋亭賦詩譏訕臺諫

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

為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

崩太皇太后

奈何聞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

純仁黨確純仁遂罷論爭並去聲○安州屬湖北今

詩云矯矯名臣郝蔚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

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灣蓋唐上元中高宗有疾欲

以位遜武后饒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是譏臺

諫之不能諫也新州屬廣東嶺五嶺也荆棘言久無

遠謫過劉摯為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黨人以

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軾等力陳其不可摯罷程頌為

右僕射頌罷純仁代之黨人謂王安石之徒○元祐

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謚宣仁聖烈臨崩對上謂大

防純仁等曰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

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

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皆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

時思量老身也呼去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為女中堯

舜不私外家以擁佑嗣君之故二子壹女皆踈以至

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

曆元祐並稱焉嗣君指哲宗二子指徐承神宗厭兵

之後與民休息西蕃鬼章為邊將擒獻釋不誅以招

其部屬為去聲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

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

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上始親政侍

郎楊畏首叛呂大防自謂迹雖元祐心在熙豐入對

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大防罷惇為右僕射純仁

罷熙寧元年豐皆惇之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

請其載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

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

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

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共載謂同惇既至以

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口司馬光呂

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

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追貶謂追論前罪而貶中其官

也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觀

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

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勗吳安詩王

份張耒鼂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

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蘓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

皆連貶鼠動音免份音文彥博久致仕降為太子太

保罷節鉞尋卒節鉞節旄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

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事見宋鑑章惇蔡卞請追廢

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太妃朱氏泣諫上悟惇卞堅

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庭抵其奏於

地向氏神宗后朱○立劉賢妃為皇后右正言鄒浩

后氏妃劉為

向氏神宗后朱

○立劉賢妃為皇后右正言鄒浩

乞追停冊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浩道過其友田畫臨別出滄畫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無自沮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隱默謂隱緘藏○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元祐紹聖元符壽三十五皇弟立是爲徽宗皇帝

四明陳氏曰哲宗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政事脩舉國內太治太后既崩熙豐黨人得志橫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口是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國欲不亡得乎

太后同處分軍國事

太后還政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三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王出簾惇惶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叙龔夬陳瓘鄒浩爲臺諫處上聲分去聲夬音怪○以韓忠彥爲右僕射忠彥琦子也○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竄○韓忠彥曾布爲右僕射○邢恕貶○蔡京蔡卞貶卞安石婿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伯雨等攻卞罷其執政

上欲 紹述 熙豐 之政 正人 不容 於朝 遼主 死孫 延禧 立女 真

京為翰林承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為天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連䟽攻之甚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下俱貶瞬音舜目動也語去聲射石上意專欲紹述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國初嘗略變章惇蔡卞所為既而布逢迎上旨故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更音庚○建中靖國四字年號也旨意也言逢迎徽宗紹述熙豐之意也○契丹主洪基死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真阿骨打立女真本名朱

阿骨 步立

里真肅慎之遺種渤海之別族也

阿音過○女真肅慎渤海皆東夷國

名種 上聲

或曰本姓挈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挈婁元魏

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地也

挈奴加反靺音末鞨音曷

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紡自大中祥符以後絕不與

中國通有生女真者其類猶繁其酋曰巖版有孫曰

揚割太師遂雄諸部

割宋鑑作哥

或曰揚割之先新羅人

完顏氏女真妻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

而至揚割阿骨打其子也為人沉毅有大志

妻去聲長上聲

○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曾

布罷蔡京為相蔡卞執政再貶竄元祐人立奸黨碑

蔡京父子權勢相窮土之功

京自崇寧為僕射歷大觀政和重和為大師嘗暫罷
輒復入雖罷之日實執國命觀音貫重平聲其間趙挺之張
商英作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
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
淺居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擯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
權寵無損也過音戈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
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
皆其父子之黨軋輒也京倡邪說以為當豐亨豫大之
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脩大內盛
築丹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

作萬歲山

星芒屢見

方寶鼎忽水漏于外北方鼎漏蓋北方地當失之兆也作大晟樂作
玉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為教主道君皇
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靈素温州人善妖幻帝寵信之言帝乃上帝之長子下降
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
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
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羣改名良嶽又為村居野店酒
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
先賞元宵帝音廉酒旗也勗音免○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
異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見飛鶴蔽

內侍
用事

女真
阿骨
帝稱

空竹生紫花芝草產於良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芙蓉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捕瑞表賀見音

異本連幹曰連理
異首連蒂曰雙花

○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

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

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應去聲謂供
應承奉也

○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更名旻國號金庚更音初遼

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

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鬪乃能獲此禽以獻不

勝其擾勝音升○陳氏殷曰五國名五國之東接
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青者謂之海東青阿

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府寧江州在契
丹東北隅遼

遣將討之而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

獨涿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涿音女真悉虜

遼東界熟女真鐵騎益眾天祚親征復大敗女真乘

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渡遼西降五州阿骨打

遂建號改元明年破遼上京騎去聲○居混同江之
南者曰熟女真北者曰

真生女○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還奏實非求醫乃

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

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

各舉音○童貫自崇寧間與王韶之子淳領兵復湟州

任責措置邊事已而復鄯州廓州貫遂建節為宣撫

女真
建號
改元

高麗
求醫

童貫
任責
措置
邊事

遼州勃州並屬甘肅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

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之策貫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更音庚政和末

有漢人高藥師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阿芝

川涿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京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

由海道歸國呼姓慶名也是歲王黼為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

約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良

嗣曰燕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燕京即燕州西

京即大同府以札付良嗣期以金兵向平地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與子擴持國書往

訂彼此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古北關名在順州北白溝在涿州南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

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睦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貫南平方臘而北事作矣為去聲○睦州名今建德府屬

浙江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

由其西而過松亭關在景州北面遼主先已引避或言余前鋒

遼王奔雲

中人
夾山

將至遼主震驚亟奔雲中入夾山雲中郡名時燕王

淳守燕蕭幹立淳為主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

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淳死宋師再

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

駐盧溝河蕭幹拒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鬪藥

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盧溝之師遂潰間去聲○涿

軍盧溝河在北平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

客禱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燕降

於金奉聖州屬北平即新州居庸關在昌平縣西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

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

許歲幣如遼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

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貫攸

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

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

同知燕山府即燕京

李氏曰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

謂北方亦可圖繼而馬植來歸獻以取燕之策徽

宗如之何不喜殊不知天下久安士不習戰白溝

之敗為金人所笑遼亡而中國之憂愈大哀哉

河北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自

河北
山東

盜起

金主
吳乞
曹立

遼張
附設南

相食並起為盜有張仙者眾十萬張迪眾五萬高托
山眾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勝音○女真

主旻死弟吳乞買立更名晟○燕山之地易州西北

乃金陂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

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隃關隃關之東乃

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

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

以營灤隸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

地蕃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處上聲○昌平縣名○

遼張毅守平州金已遣人招毅毅曰契丹凡八路今

金人
擒天
祚

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遼納

之趙良嗣力爭以為必招金兵金人諜知即襲平州

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曲累擻取毅不得已命王安

中縊之而函送其首毅音角爭去聲○歸未幾金太

子幹離不已由平州路將入燕矣不音宋方且遣人

密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祚

金人方恨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眾南山遂

為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在天祚九世而亡

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兩河謂河東河北九世謂太

欲穆宗述律景宗明記聖宗隆緒是冬金幹離不粘

與宗宗真道宗弘基末主廷禧也

幹離 不陷 燕山 粘罕 圍太 原 白時 中 建 之 出 策

罕分道而南幹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為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太原時王黼先一筆罷而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建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宜和太子立是為欽宗皇帝

愚按徽宗以堂堂帝王之尊加以教主道君之號崇奉道教始終不渝宜其神物後先享祚懸永而乃國家破亡身就俘虜者何哉誠以崇信奸回屏棄忠直大興土木開邊生事而致然矣尊尚異教

而其效驗如此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陳東 上書 乞誅 六賊 ○

上皇 奔應 天府 李綱 守定 策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輩咸憚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大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民田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勔以花石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竄黼勔彥尋皆殺之○上皇奔應天府應去聲○白時應天府屬河東即宋州○以李綱為行營使定城守策○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幹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幹離不携鄴以攻京城不克

金人需師銀表

李邦彥專

乃遣王洎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李綱欲戰上
是邦彥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洎與俱入

見見音現又遣李揆出使揆又與金使偕來金人需犒

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

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

為質揆音拙質音致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太子與康

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皆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

遣歸更請肅王為質中綱質皆去聲皆音括箭受絃處也言後天皮前天也康王肅

王並欽宗弟也音庚種師道等諸道勤王兵至師道李綱俱

欲戰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虜有待

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議未幾紆制官姚平仲宵

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

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旨復右丞充守禦

使衆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

括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

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

足而退種師道請臨河要擊之李綱亦以彼兵六萬

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

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要邀同○京師受圍

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至潭而死年八

金人割地詔退

上皇歸京師金兵復至

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

追斬於南雄儋音耽○儋州萬安今並屬南海南雄府名屬廣東○李邦彥罷

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

相恪罷何臬相處上聲臬音栗○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

至幹離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抵京師粘罕由西路

陷隆德大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

府鄭州懷州抵京師真定府名屬河北平定軍河陽府屬山西懷州屬河東張

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乃止各道

兵毋得動母者禁止之辭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失

守上聞金人登城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之言以至

惑於和議

于此時師道前一月卒矣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

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定士卒號

哭而散號平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鬻而食

之鬻音典碎分其肉也何臬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

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守

之計門下侍郎耿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為然遂墮其

計中斂收也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

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二元帥謂幹離不粘罕也

明年春復請上出郊不復返矣續逼出上皇皇后太

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

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

金主立張邦昌為帝

李若水死義

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册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全張叔夜常力戰餘皆主和太抵往來議事以至贊舉異姓者吳玠莫儔也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者王時雍徐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开音堅又音牽方上在青城道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大遼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呼去聲斷音短梟音嬌懸其首以示衆也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

范瓊所誘殺為去聲何臬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氏金人遂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過界河死與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攻元靖康皇帝康王立于南京是為高宗皇帝爭論皆去聲界河出霸州東入于海四明陳氏曰初韓離不之北還以粘沒喝在大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

道拘粘沒喝之吏忽李綱种師道之言曾不數月
再致金兵蓋靖康之禍以小人終始謀之也其始
也開釁以召禍其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
賣國降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
和開釁之人也宣和之開釁即熙寧紹聖之遺孽
也履霜堅冰其所來者漸矣哀哉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六之下

